



我的马莲峪

徐志顺

经过半年的连续苦战，迎着七月骄阳，马莲峪浴火重生。
随着工地四周围挡板的拆除，叫好声、欢笑声，迅速在各小区、楼宇之间传开，遮掩不住内心兴奋的社区居民，扶老携幼，向河岸柳树下聚拢，向马莲峪河口小广场聚集。一些爱热闹的人，赶快化了妆，换上行头，在广场上敲敲打打，舞动绸扇，旋转花伞，扭起了秧歌；有的随着音乐，放开手脚，跳起了街舞；有的打开相机，放飞无人机，赶紧摆酷、抢镜头、发抖音。
夜幕降临，灯光闪烁中，悠扬的曲子响起，音乐喷泉如一群舞女在水面扭动腰肢，一会儿旋转，一会儿跳跃，一会儿直冲向云霄，一会儿又如天女散花，将五彩的水花向四周抛洒……孩子们围在玻璃井口，好奇地看大鲤鱼在荷叶下追逐……姑娘们让头发随着柳丝在风中飘逸，迈着轻快的步伐，在地面键盘上踩出优美的旋律……
此时的马莲峪，真美！
马莲峪河发源于蟒龙峪，蟒龙峪有一处

古泉，相传“商州之城，两河七峪，五山拱立，九水环卫，乃化龙成凤之地。一蟒龙潜修于城西双虎山下，护城与熊耳之侧，蟒龙之涎，落地生泉，泉水甘冽，名曰蟒泉。蟒龙之须，因风成柳，柳色玄黄，名曰金柳。蟒龙之鳞，应龙幻花，灿若紫霞，名曰马莲。州城之民，拥泉而居，依柳而憩，伴莲而生，女似仙娥，男似龙虎，寿如龟鹤。正所谓：一泉之润，龙马精神，一江之源，九鱼同域。”
美丽的传说给马莲峪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然而，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处于城乡结合部的马莲峪，河两岸盖房的、建厂的、修路打井改河道的越来越多，这里挖，那里填，有的把河道当成垃圾场。久而久之，河床被破坏，河道被阻塞，马莲峪河变成了一条干沟、臭沟，冬天冰雪堆积不消，阴冷难当；夏天蚊虫滋生，蟑螂、老鼠成群，真是大煞风景。
今年初，市上实施了马莲峪河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在两岸铺设人行步道，进行绿化、亮化、美化；在河道设立五处闸口，

蓄水形成水面景观；在河面架设两座人行拱桥，并着重在七个节点打造精美景致，寓意“七巧马莲”。
可以说，现在的马莲峪，处处精巧别致，一步一景，景景迷人。小广场上由“七巧板”组成的正方形图案，每一板块标注有一个县区的名称，象征着七个县区团结和谐、蓬勃向上；在各处的栈桥上，都分布大小不同的“玻璃井”，透过井口，如进入时空隧道，可以看到神秘的太空，也可以饱览海底大观园，启迪人们探索世界的奥秘；在多处设立数字显示屏，可以搜索商洛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景点名胜，可以签名打卡，写下游客所思所悟；还利用实物、图标，介绍商洛山峰、河流、气候、物产，让人走进马莲峪，如览商洛山水……
步道、栈桥的色彩与自然相一致，音乐与周围环境相协调，马莲峪如一幅和美的风景画。昔日死气沉沉的小水沟，如今碧波荡漾，流光溢彩，成了游客和市民游览、观光、健身、休闲的网红地。
太平盛世，马莲盛开，古泉重现，举城同庆。

马莲峪，是一幅画，也是一首美妙的乐曲：燕子鸣叫着在柳枝中穿梭，知了“欢迎——欢迎——”不厌其烦地向来往行人叫不绝口；夜深了，兴奋一天的人们都已入睡，几只青蛙不甘寂寞，“夸——夸——”很响亮地叫起来，紧接着便是“夸”声一片……
明天早晨，在人们醒来之前，鸟儿们又该开始新一天的歌唱……
它们在歌唱马莲峪美景，歌唱新生活，歌唱马莲峪和大美商洛的建设者……
如果说商洛是一幅壮美的锦绣，那么马莲峪只不过是这幅锦绣上细微的一针一线，只不过是“秦岭最美是商洛”这块金字招牌上一个小小的光点。“22℃商洛·中国康养之都”“美丽中国·深呼吸之都”远远不止这些！随着商洛“一都四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一个现代化的新城，一个奋进的商洛，将成为秦岭之巅，成为“一带一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我的马莲峪。
我的商州。
我的大美商洛。

商洛山

(总第2477期)
刊头摄影 阮世喜
题图摄影 杨鑫



闲来无事，最爱爬山。
山沟坡坡上，有郁郁葱葱的黄蜡木、密密麻麻的马红梢、硬扎的花栗木……每到此时，我便情不自禁地感叹：多好的柴火呀！
我对柴火的特殊感情，还要从儿时说起。
我生于20世纪70年代，上山砍柴时的年龄应该是十来岁。那个时候，父母都在地里干活，哥哥姐姐上了中学离家较远，农村家家户户都是烧柴做饭。因此，砍柴供灶火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当时在农村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以至于在我的家乡，问孩子多大，回答能供灶火了，对方立马心领神会。
那时候，我上小学在家附近。放学回家吃过下午饭后，大人就督促上山砍柴。房前屋后的荒地里都种上了庄稼，近处山上的柴草早就被人“剃光”了，成材的树木是不能动的，长柴的地方往往在很远的山上。
记得一个春日午后，我拿着砍柴刀找了好些地方，都没有找到柴火，山上光秃秃的。如果空手而归，是要遭大人责骂的。正一筹莫展之际，忽然看到崖上有棵柿子树，枝干黑

黢黢的。我一时高兴，三下五除二爬上了柿树，想要砍些枯枝拿回家烧。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干枯的树枝。我一手扶着树干，一手抡起柴刀砍枯枝。正砍得起劲时，刀把断了。砍痕刚过半，用手掰不断，但不能前功尽弃。于是，我双手抓住上边的树枝，用脚狠狠地踩踏这根残枝。听到咔嚓声，我心里一喜，再猛踩一脚，我手抓的树枝和脚踩的树枝同时断了，我也随之跌落。等回过神时，我骑坐在下边斜出的树枝上，往下一看，不寒而栗，树下是万丈高的悬崖。我吓得在树枝上发了半天呆，才从树上溜了下来。
还有一年夏天，我拿着柴刀，来到了沟壑的一个大水潭边。水潭一侧的石崖上长着铺天盖地的黄蜡木，虽然翠绿一片，但晒上几天就是煮饭的好柴火呀。
我脱了鞋，蹚过水，攀上崖。手起刀落，一簇簇，一丛丛的黄蜡木在我身后倒下，我高兴坏了。今天找到了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容易就砍到了柴，回家后不知道母亲会怎么夸我呢。
我从下向上砍了几米远，直到这片黄

蜡木的尽头。当我回头往下看的时候，两腿发抖，顿时吓坏了。这是陡峭的崖壁，前后左右走投无路，黄蜡木都是从石缝里长出来的。上来时，我是脚踩石缝，手抓着黄蜡木的，现在全让我砍倒了，没有抓手下不去了，真是自绝后路。
我知道哭是没有用的，也许这会儿山里就我一个人。惊恐过后，我想了个办法。我把黄蜡木捆成一大束，让没有枝叶的根部朝上，有枝叶的梢子向下，形成一个大扇面，我坐在扇把处压着“大扇子”往下滑。“嗖”的一下，我就从岩石上滑到了水潭里，溅起一潭的浪花，黄蜡木浮在水面上，我爬在黄蜡木上，有惊无险。
至于春季在深山里打柴偶遇猛兽，夏季拔柴高邂逅毒蛇，秋季上山割梢子碰上毒蜂，冬季上山接柴草躲开融雪滚石，接触漆树时引起皮肤过敏，脸肿成了“胖瓜”等，这些都见怪不怪。
直到上了初中，远离了家，我才不供灶火了。之后，上高中、大学以至参加工作，砍柴

的机会就很少了。
现在，城里人用液化气天然气电磁炉做饭，不烧柴了。乡下人有的烧煤，有的烧气，烧柴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国家退耕还林，保护生态，到处都是林木繁茂，苍苍莽莽。现在山上柴火多了，但砍柴的人却少了。社会发展变化真快！
砍柴，让我熟悉了大山；砍柴，锻造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和绝处求生的能力。那些经历，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每每忆起，心里就升腾起一股莫名的敬畏。
百姓故事



山(外一首)

党根虎

一座大山
挺起坚硬的脊梁
忍辱负重中铮铮有声
投进背风的山坳
爱的胸膛
瞬间火焰如岩浆喷发
汹涌漫过
一切的不如意

婀娜靠近
我的依恋如风中柔柳
在你的山麓
温柔成河

默默地向理想的天际蜿蜒
一任赞美的云朵飘过耳际
我的梦如南归的雁阵
在蓝空为他抒写

一个大写的人
站在他挺起的脊梁上
触摸梦想

徜徉深秋的山顶

在深秋的山顶上
我扯着一朵白云奔跑
那朵朵白色的伞，在空中游弋
随时可以触摸到蓝天

没有人阻止得了我仰天长啸
山谷回音袅袅
满坡的野菊花
金黄地盛开着

我肆无忌惮地接近她
呼吸她的体香
不用理会她蜷曲的娇羞
你大可以放心地和她谈婚论嫁
让她成为你居室最美的一朵

偶尔一只兔子
逃离稀疏的草丛
箭一般奔跑，跳跃
红红的眼睛充满了敌意
我无法和它通感
无法解释我的友善

躺在山坡上
一切都变得原始
一些蚂蚱就像爱雀跃的小姑娘
有着顾长的秀腿
柔软的青草抚摸着我的脸颊
草丛里的蟋蟀
伴我吟唱着爱情的摇滚
五十个春秋了而不知天命
让我在白夜里失眠

拱桥之上

蒋念盈

午后。伫立在用青苔搭建的
拱桥上。空中纷飞的柳絮
像极了此刻的心情

夕阳照在青苔上，又被
支离破碎地倾泻在河水里
河面上，船只穿梭
出入在眼前
消失在过往里

更多的时候，俯瞰
桥下的流水
流水也仰起头
望着我

对视中，鬓角
又飞过一个流年

